

每次回老家,总看见场地上有鸟儿光顾。母亲说,鸟,比你还忙,一天里不晓得来多少趟,勤谨。是的,儿子不在身边,鸟儿们常在母亲眼前晃来荡去,多少能赶走一些她的孤独。鸟儿极识货,母亲出门了,它们退后一两米,让路让步;母亲去菜园,它们就跟在后面,走到田岸口停步看着;母亲回到场地,进了里屋,它们又来了,东张西望,伸颈探脖,叽叽喳喳,像是询问母亲,又像是讨要食物。那时,母亲真的从里屋出来,打开阳光房,右手朝外一抛,鸟儿们知道有食吃了,腾地起飞,在半空停留,又立即俯冲,低头啄米。母亲喊着,切碎的菜叶也要吃一点的。

鸟儿们每天重复这样的情景。下雨天,它们干脆聚在二楼挑台的下面,像是一支整装待命的队伍。它们似乎还明白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,到了那里,一是少了跳跃的动作,二是坚决不拉屎,三是不再叽喳,偶尔有鸟儿憋不住发声,也是轻轻地、短短地吼一下。我看过好几次,都是这个样子。我开门了,它们全都转身看着我;我走过去了,它们会迅速让出一块狭长的走路地带。我对母亲说,这群鸟儿,让母亲养得都有了人气味,却没有了野性。母亲说,有的,到夜里,它们全都回转去的,不晓得在哪过夜,现在竹园很少了。母亲真把它们看成了儿子,还念着冬天夜里发生的事,担心着它们的寒冷与寂寞。

想来想去,就是因鸟儿的识货,才有了人类的相助。识货的朋友好处多。比如讨骂、讨打的事少发生了,被捉的危险系数减少了。我在平时生活中看见过许多动物都是如此。就说我家的老狗黑利,看见我回来是不叫的,且站立着,等我与它四目相望了,几秒钟后才转身回屋,

爸爸爬格子 莎莎吃鸽子

薛全荣

得闲清理书籍时,意外闯入眼帘的是一大叠汇款单附言条,瞬间让我回忆起那些年“手执妙笔以谋生”的往事。

1983年,女儿莎莎的呱呱落地,给我的小家庭带来了无限欢乐。我憧憬着她美好的未来,特地用她的胎毛请专业人员做了一对毛笔,并在对笔上分别刻下“锲而不舍,金石可镂;有志者,事竟成”的文字,期许她知书达理,成才成功,有为有用。她2岁那年小染咳嗽,只记得老人们说过,幼儿一生中总会有咳嗽阶段,谓之“百日咳”,百日后自然会好。谁知,女儿久咳不愈,最终患上了哮喘病。

哮喘是一种顽疾,且经常半夜发病,发病时呼吸急促并伴有令人揪心的哮喘声,此时,除了用药,必须抱着她方能缓解,短则一两个小时,长则大半夜;翌日一早,妻子要上班,又不得不抱着女儿,坐一小时左右的公交车,从位于市北的闸北家里到市南的徐汇区,将她入托办托儿所。这时的母女俩,一个睡眠不足,精神疲惫;一个病未痊愈,身体虚弱。这样的事几乎每月发生,甚至隔周一次。

深谙其苦的我,不得不坚决地要妻子向厂里提出“留职停薪”。妻子无奈且担忧地问:“一家三口的生活怎么办,靠你的工资能行吗?”那时的我年轻气盛,又自恃是几家报社的通讯员和特约记者,信誓旦旦道:“放心,我保证将你的工资奖金写出来,且超过你从厂里拿到的月收入。”妻子当年的月收入加奖金约250元。

此后,我便开始了白天上班,晚上在昏黄灯下“手执妙笔以谋生”的岁月。当然,“信心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”,起初投稿,有退稿的,有“混泥入海”的……但我愈挫愈坚,退稿反而极大地刺激了我的神经和激发了我的潜能。

妻子留职停薪后的第一篇文章《江南农村的茶担》刊登于1986年1月7日《新民晚报》上。以后有写儿女情长的,如《我为女儿准备的礼物》《父女相长》等;写饮食文化的,有《餐厅中的艺术氛围》《菜肴中的几何图案》等;写游记的,有《八月八,在香港》《夜宿小木屋》等;写经济短评的,有《不妨开辟“第二市场”》等。那时,文章发表的数日内,报社等即会用汇款单寄来稿费,每张汇款单少则三五元,多则二三十元。为了让妻子既放心又有惊喜,我把汇款单悄悄地攒起来,当数额达到百余元至数百元后才去邮局取回,并留下汇款单的附言小条,以向妻子证明稿费收入“真实可靠”。日积月累,留下了这几百张汇款单附言小条。

令我很高兴的是,女儿有了妻子倾注全力的陪伴和照顾,加之充分营养(因为有了稿费的加持,让女儿每周吃两只鸽子补充蛋白质)和精准有效的医治,哮喘顽疾居然根治了,而我也有了意外的收获,发表于各处的文章集结出版了《醉吟集》《烹饪爱好者手册》及《海上印痕》等。

于是,“爸爸爬格子,莎莎吃鸽子”也成了我们家庭生活中的美谈。

礼貌周至。到了吃饭时辰,见我拿饭过去,就立马起身相迎,再伸嘴到盆里。而且你给什么饭菜,它就吃什么,从不打翻食盆。黑利最可贵的是,它知道自己的活动区域,一旦感觉出圈了,就会缩回手脚,安心护家。犯了不是,你闹它、凶它,它不会朝你吼声乱吠的。这些表现,生活中有些人做到是有难度的。

黑利的识货超乎你的想象,宅后大河里的鱼也是,我们很少看见大草鱼会浮在水面,它们似乎知道人类捉鱼会抓大放大小。你难得看见大草鱼在河里游动,它们就像一艘艘潜水艇,轻易不露出水面的。我小时候在水桥边上淘米,米泔水像一团白色牛奶在水里弥漫出去,河里的鱼知道有东西吃,就过来了,那些都是小鱼。小鱼就是小朋友,大人手里有吃的东西,就一窝蜂跑过去抓抢吃食,与小鱼儿一模一样。假如小鱼的下面有一条大鱼,小鱼就会减少争抢的频率与动作,跟我们看见见父母一样,我们只要看见父母怒睁的眼睛,紧闭的嘴唇,会马上不抢吃食,有时还假装客气。

我一直这样想着,我们学做人,有时也要向动物看齐的。鸡守时守信,一直不落下的打鸣是鸡与生俱来的习惯,到了傍晚,天要擦黑了,鸡就慢慢踱回家了,一个个钻进自己的鸡窝。出来觅食,到野外,到树下,走在前面的就是老母鸡、老公公,它们走在前,为的是尽量不带偏小鸡行走的方向,以防去而无用。生活中许多人没有动物的气味,许多的动物反而有人的气味,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看一看、想一想、比一比。无论如何,在这个世界上,用动物的行为和人类的行为作比较,说明我们一些人做人做事有些丢三落四,缺少人样了,这个,真的需要我们警惕与思考,然后慢慢改进的。

岁朝清供里,最爱水仙。养几个水仙球在清水里,摆在书案上,是闲心可得之事。一抬头,开花了,绿叶白花蕊蕊,实是赏心乐事。

水仙画得清雅的还是看郑曼青的那幅白描《凌波仙子图》,两枝无根的水仙,立在水中,清风徐来,波回云卷,花叶超逸,涤人烦襟。刘道铿的题跋中有“飘飘欲绝看双影,可是诗人画客魂”之句,正中画意。水仙画多,绝尘之作,不多见。

这幅《凌波仙子图》画于1935年。此时,郑曼青年过三十犹未娶。杨清馨为郑曼青与张红薇在沪上的画展写了一篇文章《永嘉二画人》,里面可见那时的曼青——“年三十,不吝妻子,通拳击走马之术。凡男女耳目之欲,无一不动其心,而独浸淫于文艺。虽衣食不足,仍怡然不介怀。某年寒冬,辟北大教授,穷困南下,仅御薄棉衫。与余相见于瘦西湖,联诗联画,两日夜不倦容。”画家内心清绝,笔下的水仙才有冰清之格。

见过张红薇一幅扇面《水仙图》。画面妙造天然,水仙植在苍石间,劲挺

婀娜,临风飘逸。款识文字与画面的精气神呼应:“清兮直兮,贞以白兮。发采扬馨,含芳泽兮。仙人之姿,君子之德兮。”反面是郑曼青的自作诗,袒露了滞留燕京,志在丹青,却因世情复杂,素心难托的心迹。张红薇是郑曼青的姨母,晚号红薇老人。少时从兄朗西学诗,师事汪如渊

习画。十二岁时辄能诗画,名闻乡里,擅长花卉、翎毛。民国初年,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授,后又任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、杭州艺术专科学校,晚年任上海中国学院画师、上海市文史馆馆员。

姨母可以说是郑曼青的引路人。郑曼青十岁时,由姨母推荐,师从温州名画师汪如渊学画,姨母亦时加指点。郑曼青后来与黄宾虹等创办了上海中国艺术学院,邀请张大干、马孟容、马公愚以及姨母张红薇等到校任教。抗战期间,又与姨母寄寓重庆,共颖其居室“诗选楼”,这也是其二人钤印都有“诗选楼”之故。从这幅扇面上,可看出姨母与外甥,不仅生命相契,心性也相承,内心的清雅超逸非常人能与之比肩。

十斤不成问题,“俯拾即是”,是十分“接地气”的野果子。见我愣在原地,老太太耐心地向介绍了加工的过程。原来,并非所有的苦楮籽都能用来制作豆干的。因为地面潮湿,不少果子已受潮变质,晾晒时必须一一剔除。老太太转头看向晾在一旁的苦楮籽,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去,苦楮籽沐浴着阳光,偶尔有那么几颗迫不及待破壳而出,发出欢快的迸裂声。“去壳、浸泡、磨粉、过滤、沉淀、制成豆腐再晾干……别着急,这里的苦楮籽多,实际上做不了几斤豆干,不花上个把月也是做不出来的。”溪边的苦楮籽,一掉下来就被来往的车碾碾碎了。老太太的苦楮都来自几公里外的石岩

屋山上。怎么说来,苦楮豆干的“苦”凝结了长年累月的“辛苦”,虽“高贵”,但想要味道出彩,还是得放下身段。那天中午,农家乐的苦楮豆干以五花肉煸油,中和了豆干苦涩粗糙的口感,再用猪油提香,又以大白菜为辅料,爽滑兼甘甜,和豆干的回甘互相激荡,在食客的舌尖留下意味深长的印痕。都说“好花还需绿叶扶”,这三样食材一道菜,不正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吗?老舅妈头发花白了,我问她高寿。“过了年就90了!”她说。制售苦楮豆干纯属打发日子,不像旧时粮食不够,得靠这个充饥。如今儿孙满堂,吃穿用度应有尽有……从她淡然的语气中我也听到了生活的回甘。

那天中午在郊区农家乐就餐,当一盘褐色的薄片状食物端上餐桌时,大家的脸上顿时写满了问号,这究竟是什么菜。我掀起一片,软薄中带着一丝韧劲,淡淡的涩味滚过舌尖,还没到喉咙,大脑已收到信号,在期待下一个味觉——回甘。味蕾告诉我,那是苦楮豆干无疑。

苦楮豆干以苦楮籽为原料,在农贸市场并非常客。因为“小众”,所以“小贵”。有一回,我从石岩屋山下来,看到山脚下一户人家正在晾晒一排褐色的豆腐片,煞是显眼。我拿出手机一顿猛拍,那时,我才知道她晒的就是苦楮豆干。“减肥、降血压、暖肠胃……多吃点这些食物对身体有好处。”我深

知这些并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,但苦楮出身山野,山风清水滋养过,阳光雨露呵护过,月亮星星宠幸过,远离尘嚣,自带纯粹的气质,不沾一丝化学和工业的气息,在我心里是个神圣的存在。然而,当我得知这原生态的食物高达四五十元一斤时,突然觉得用“小贵”二字显得有点草率了。

老太太家十几米之外的溪边就有几棵苦楮树:粗壮,合抱不过来;高大,盖过两层楼顶;枝叶横生,遮天蔽日,置身树下犹如享受着顶顶华盖。因苦楮树高,很少有人上树去摘苦楮籽。待到十月前,熟透了的苦楮挣脱羁绊,三三两两,东一群,西一把,南一撮,北一堆,一棵树落个十几斤甚至几

冬日,我回陶馆参加活动,天静地寂,一片肃杀。这棵银杏树叶都掉了,它向隅而立,已在此站了卅年。这是应山海工学团团长潘冷云遗言种的。站在树下,往事历历,眼前浮现出潘大哥亲切的面容。

潘大哥追随陶行知从武汉到重庆,进育才学校工作。陶先生去世后,他与马吕贤等陶门弟子把“育才”迁至上海。因某种原因,他并未留校。直到恢复党籍,他才重新走上讲台,以副局级待遇离休。年逾花甲的他牢记陶师当年对他说的话:“人活的时候多,死的时候多,活着时多做有意义的事,少就变成了多。”他要恢复陶先生的山海工学团,为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办新型教育。

他身无分文,阻力重重,只怀着一腔热情,与几位陶门弟子赤手空拳把这所学校办起来了,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少有的民办教育团体,被誉为天下第一工学团。他以陶行知精神办学,学生半工半读,不仅完成学历教育,个个都成了企业争抢的“工匠”。

潘大哥在陶先生身边工作多年,深受感染,他两袖清风,一身正气,疾恶如仇,善待朋友。我像很多人一样,得到过他的帮助,我第一次讲陶行知,是纪念馆开馆,听说要来大领导,吓坏了。潘大哥说:首长再大也只有两只耳朵,怕什么?我被

大朵

水仙小记

水仙画得清雅的还是看郑曼青的那幅白描《凌波仙子图》,两枝无根的水仙,立在水中,清风徐来,波回云卷,花叶超逸,涤人烦襟。刘道铿的题跋中有“飘飘欲绝看双影,可是诗人画客魂”之句,正中画意。水仙画多,绝尘之作,不多见。

这幅《凌波仙子图》画于1935年。此时,郑曼青年过三十犹未娶。杨清馨为郑曼青与张红薇在沪上的画展写了一篇文章《永嘉二画人》,里面可见那时的曼青——“年三十,不吝妻子,通拳击走马之术。凡男女耳目之欲,无一不动其心,而独浸淫于文艺。虽衣食不足,仍怡然不介怀。某年寒冬,辟北大教授,穷困南下,仅御薄棉衫。与余相见于瘦西湖,联诗联画,两日夜不倦容。”画家内心清绝,笔下的水仙才有冰清之格。

见过张红薇一幅扇面《水仙图》。画面妙造天然,水仙植在苍石间,劲挺

婀娜,临风飘逸。款识文字与画面的精气神呼应:“清兮直兮,贞以白兮。发采扬馨,含芳泽兮。仙人之姿,君子之德兮。”反面是郑曼青的自作诗,袒露了滞留燕京,志在丹青,却因世情复杂,素心难托的心迹。张红薇是郑曼青的姨母,晚号红薇老人。少时从兄朗西学诗,师事汪如渊

习画。十二岁时辄能诗画,名闻乡里,擅长花卉、翎毛。民国初年,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授,后又任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、杭州艺术专科学校,晚年任上海中国学院画师、上海市文史馆馆员。

姨母可以说是郑曼青的引路人。郑曼青十岁时,由姨母推荐,师从温州名画师汪如渊学画,姨母亦时加指点。郑曼青后来与黄宾虹等创办了上海中国艺术学院,邀请张大干、马孟容、马公愚以及姨母张红薇等到校任教。抗战期间,又与姨母寄寓重庆,共颖其居室“诗选楼”,这也是其二人钤印都有“诗选楼”之故。从这幅扇面上,可看出姨母与外甥,不仅生命相契,心性也相承,内心的清雅超逸非常人能与之比肩。

十斤不成问题,“俯拾即是”,是十分“接地气”的野果子。见我愣在原地,老太太耐心地向介绍了加工的过程。原来,并非所有的苦楮籽都能用来制作豆干的。因为地面潮湿,不少果子已受潮变质,晾晒时必须一一剔除。老太太转头看向晾在一旁的苦楮籽,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去,苦楮籽沐浴着阳光,偶尔有那么几颗迫不及待破壳而出,发出欢快的迸裂声。“去壳、浸泡、磨粉、过滤、沉淀、制成豆腐再晾干……别着急,这里的苦楮籽多,实际上做不了几斤豆干,不花上个把月也是做不出来的。”溪边的苦楮籽,一掉下来就被来往的车碾碾碎了。老太太的苦楮都来自几公里外的石岩

屋山上。怎么说来,苦楮豆干的“苦”凝结了长年累月的“辛苦”,虽“高贵”,但想要味道出彩,还是得放下身段。那天中午,农家乐的苦楮豆干以五花肉煸油,中和了豆干苦涩粗糙的口感,再用猪油提香,又以大白菜为辅料,爽滑兼甘甜,和豆干的回甘互相激荡,在食客的舌尖留下意味深长的印痕。都说“好花还需绿叶扶”,这三样食材一道菜,不正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吗?老舅妈头发花白了,我问她高寿。“过了年就90了!”她说。制售苦楮豆干纯属打发日子,不像旧时粮食不够,得靠这个充饥。如今儿孙满堂,吃穿用度应有尽有……从她淡然的语气中我也听到了生活的回甘。

那天中午在郊区农家乐就餐,当一盘褐色的薄片状食物端上餐桌时,大家的脸上顿时写满了问号,这究竟是什么菜。我掀起一片,软薄中带着一丝韧劲,淡淡的涩味滚过舌尖,还没到喉咙,大脑已收到信号,在期待下一个味觉——回甘。味蕾告诉我,那是苦楮豆干无疑。

苦楮豆干以苦楮籽为原料,在农贸市场并非常客。因为“小众”,所以“小贵”。有一回,我从石岩屋山下来,看到山脚下一户人家正在晾晒一排褐色的豆腐片,煞是显眼。我拿出手机一顿猛拍,那时,我才知道她晒的就是苦楮豆干。“减肥、降血压、暖肠胃……多吃点这些食物对身体有好处。”我深

高高的银杏树

叶良骏

逗笑了。听说我要写书,苦于资料少,他开导我,你不是写传记,细节可以虚构。我豁然开朗。

我在复旦大学讲课,出版社同志被陶行知精神感动,建议我出本陶研著作。我喜出望外,立刻签了出版合同。一位老师要我写稿子给他看,我留了个心眼,只带去了目录。老师说要和我一起出这本书,我拒绝了。没想到,我去交书稿时,编辑邹老师说:“因为你的老师有另一本同题材书,不能出你的书了。”我与“复旦”失之交臂。

老师的书出来后,我发现有两位作者,另一位竟是潘冷云,我找他理论,发现他毫不知情。他看了我的出版合同后,对我鞠躬致歉,并拍案而起,与这位老师割袍断义。后来,他千方百计联系出版社,我的第一本书得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他写书评到处推荐,还买了几百本送陶友,他说是补救。对那位老师,我始终不能释怀,但对襟怀坦白的潘大哥,心存感佩。

大哥办“山海”受到各种非议,他坚持,只有做,才能辨明是非。他

面对的不仅是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,而是在“敢探未发明的新理,敢人未开化的边疆”中力排众议,单枪匹马披荆斩棘。最后把“山海”办得风生水起。事实证明,在当时的农村,这是一条可行之路。他一再劝说,环境不会因人而变,坚持干,才能证明对错。他骑着老“坦克”到处奔波。“要抓紧每分每秒,完成陶行知以教育改造农村的遗愿。”

山海工学团出人出产品,成了农民欢迎的学校,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,潘大哥却离开了。他留下遗言不留骨灰,遗体捐给医学机构,只希望在陶馆种一棵树(他曾竭尽全力为开馆呼吁奔走),如今这棵树已长得很高,根根枝条昂头向上。遗憾的是没人会关心一棵树,石碑上的字也已模糊。忽然想起,我从未谢过潘大哥。唯一的那次,我去医院看望,他已不能进食,连一个苹果都没能给他。只记得他断断续续对我说,再苦再难,你要坚持传陶研陶……

大哥走了卅年,早已无声无息。山海工学团完成了历史使命,已不复存在,只有这棵高高的银杏树在风中默立,在说很多只有我才听得懂的话。我记着大哥的嘱托,以陶为师,也许做得不够;也许走的路同样曲折,但我也要“把少变成多”,所以我一直在努力。大哥,请安息!



忙趁东风放纸鸢(剪纸) 孙平

红薇老人画清供图也是一绝,见过一幅《丙寅岁朝图》,最里一枝是白玉兰,花开三朵,另有一朵含苞,花清枝老。中衬一枝迎春,枝丫伸展,布满细碎的淡黄花朵。正面一枝月季,浓叶间发出两朵粉红。下缀一枝梅花横斜。一旁又有两丛水仙,绿叶倾长,花朵细雅。

岁朝清供图,画材丰富,姿态各异,色彩妍丽者多见。看红薇老人的这幅清供图,布局闲以东篱,此中晨露未干,花光滢沱,幽静,古艳,清逸,令观者心境安雅。

此时,一束暖阳投在书案一角,水仙暗香浮动,是景到情处,兴兴然找来清供图,再泡上老枫水仙,漫不经心地翻看。

见一幅《己巳双清楼清供图》,画于1929年,这

屋山上。怎么说来,苦楮豆干的“苦”凝结了长年累月的“辛苦”,虽“高贵”,但想要味道出彩,还是得放下身段。那天中午,农家乐的苦楮豆干以五花肉煸油,中和了豆干苦涩粗糙的口感,再用猪油提香,又以大白菜为辅料,爽滑兼甘甜,和豆干的回甘互相激荡,在食客的舌尖留下意味深长的印痕。都说“好花还需绿叶扶”,这三样食材一道菜,不正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吗?老舅妈头发花白了,我问她高寿。“过了年就90了!”她说。制售苦楮豆干纯属打发日子,不像旧时粮食不够,得靠这个充饥。如今儿孙满堂,吃穿用度应有尽有……从她淡然的语气中我也听到了生活的回甘。

那天中午,农家乐的苦楮豆干以五花肉煸油,中和了豆干苦涩粗糙的口感,再用猪油提香,又以大白菜为辅料,爽滑兼甘甜,和豆干的回甘互相激荡,在食客的舌尖留下意味深长的印痕。都说“好花还需绿叶扶”,这三样食材一道菜,不正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吗?老舅妈头发花白了,我问她高寿。“过了年就90了!”她说。制售苦楮豆干纯属打发日子,不像旧时粮食不够,得靠这个充饥。如今儿孙满堂,吃穿用度应有尽有……从她淡然的语气中我也听到了生活的回甘。

那天中午在郊区农家乐就餐,当一盘褐色的薄片状食物端上餐桌时,大家的脸上顿时写满了问号,这究竟是什么菜。我掀起一片,软薄中带着一丝韧劲,淡淡的涩味滚过舌尖,还没到喉咙,大脑已收到信号,在期待下一个味觉——回甘。味蕾告诉我,那是苦楮豆干无疑。

苦楮豆干以苦楮籽为原料,在农贸市场并非常客。因为“小众”,所以“小贵”。有一回,我从石岩屋山下来,看到山脚下一户人家正在晾晒一排褐色的豆腐片,煞是显眼。我拿出手机一顿猛拍,那时,我才知道她晒的就是苦楮豆干。“减肥、降血压、暖肠胃……多吃点这些食物对身体有好处。”我深

知这些并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,但苦楮出身山野,山风清水滋养过,阳光雨露呵护过,月亮星星宠幸过,远离尘嚣,自带纯粹的气质,不沾一丝化学和工业的气息,在我心里是个神圣的存在。然而,当我得知这原生态的食物高达四五十元一斤时,突然觉得用“小贵”二字显得有点草率了。

美食

七夕会